

崇阳提琴戏的繁荣之道

记者 赵晓丽



11月25日,崇阳县天城镇谢家坳一户人家做寿,于是,请来县文昌提琴戏剧团。该剧团长余姐云表示,近几年,剧团一年近300天都在本县或周边县市演出,很受群众热捧。

据了解,该县共有89个提琴戏剧团,经常演出的剧团有30多个,年演出3000多场次,观众200万人次。这些剧团深耕本土市场,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存之路。

硬件逐年完善

11月25日,记者如约来到崇阳县天城镇谢家坳,文昌提琴戏剧团的演出车已经停在那里。全体演职人员忙碌着,只见他们把车厢侧面两块面板放下、撑起,舞台和后台便形成了。

下午2时许,一阵鞭炮声后,提琴戏《五女拜寿》拉开了序幕。

演员徐小英带着耳麦,在台上唱起了《五女拜寿》。在灯光、音响、显示屏等现代演出设备的加持

下,舞台看起来美轮美奂,观众时不时爆发出叫好声和掌声。

今年27岁的崇阳媳妇陈英看得如痴如醉。记者疑问:“这是用崇阳话唱的,你听得懂吗?”她解释,即便听不懂,但借助舞台旁边的LED屏字幕,也知道其意思。

该戏剧团长余姐云介绍,以前的剧团下乡演出,很麻烦:要用木板等搭台子;演员声音要大,否

则观众听不见、看不懂……而文昌剧团早在8年前成立之初,就投资30多万元,购买了齐备的演出车、音响、灯光等设备。最近两年,又添加了耳麦、显示屏等。

“剧团要适应市场需求,与时俱进,那首先就要在硬件上花功夫。”余姐云认为,现代人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,不更新演出设备,剧团难以生存。

今年74岁的白霓镇三溪剧团

团长饶胜瑞,4年前,为了办好剧团,提高演出质量,将自己的“千年屋”和老伴儿养的3头猪卖掉,买了演出车和演出服装。“剧团没有这些过硬的设备,太寒酸,谁愿意请你唱戏?”

目前,该县共有89个提琴戏剧团,经常演出的剧团30多个。为了适应市场化需求,这些剧团都装备了演出车、LED屏等现代演出设备。

剧目继承创新

当天,文昌戏剧团除了唱《五女拜寿》外,《打芦花》、《含冤九泉》等剧目一一上演,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。今年70岁的陈德良看到动情处,不禁流下了泪水。

《打芦花》剧情波澜起伏:后母虐待前妻生的孩子,用芦花充作棉花做衣服给孩子穿,后被拆穿,爹爹要休妻,经过系列波折,一家人最终和好如初。

该剧团演员杜国华介绍,剧

团一般上演的都是提琴戏的传统剧目,共有120多个,主要以悲剧为主,以生活题材为主体,尤其反映世情百态和底层人民生活。

除了传统剧目外,该剧团每年还会更新5个新的剧目,一般都是汲取其他戏剧的精华,用提琴戏的方式演绎。

比如备受观众喜欢的《含冤九泉》,就是从黄梅戏引进来的。引进其大概故事框架后,再请当地的剧作家创作提琴戏剧

本,并请导演进行排练后演出。

“每次受邀唱戏,我们会根据当地的风俗,东家、观众的需求来安排演出的剧目。”余姐云说,“但不能老表演旧剧目,总会看腻的,要适当更新剧目。”

在余姐云看来,剧团要发展,内容建设很重要,特别是提琴戏的内容,要深度挖掘我国优秀文化以及崇阳地方文化的精髓,一些面向广大人民群众,贴近人们

生活、反映时代主题、承载历史责任以及传达人们的美好愿望等方面的内容要重点打造,在引发观众内心共鸣的同时,还能发挥文化引导社会、教育观众等作用。

剧团自身在努力,该县部门也勇于承担责任。据了解,该县文化馆从民间搜集了200多个剧本粗胚,一旦有人想创作剧本,就马上提供。平时,也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,对一些优秀剧目进行排练。

机制更加灵活

而今在崇阳县,做寿、婚嫁、“老”人生娃……只要是家里办喜事,都会联系提琴戏剧团来表演。提琴戏不再是故纸堆里的文化,已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。

崇阳县文化馆馆长闻斌认为,该县之所以能盘活提琴戏,深耕崇阳本土,这得益于灵活的剧团体制。该县剧团有“政府办”、“乡镇办”、“村办”、“组办”、“家庭办”和“个人办”等方式;有“固定剧团”也有一些临时性剧团,忙时务农,闲时唱戏。

知名的崇阳县汉剧团就是政府所办,而活跃民间的文昌剧团则由爱好提琴戏的余姐云所创办。青山镇村民吴大华带领一家三代16人办起家庭剧团……

“百花齐放”的剧团体制,让剧团的管理非常灵活,比如一些大的剧团,因为演出次数多,收入高,那演出队伍就固定,文昌戏剧团就有固定成员,平均每位演员月收入三四千元。

而一些小剧团,固定的演员不到10人,一旦有戏唱,就去别的

剧团借一些“临时演员”,按场次付费。

又比如说,以前提琴戏剧团只唱提琴戏。而今“你要歌舞,我就演歌舞;你想看戏,我就唱提琴戏。要什么给什么!”

此外,体制的灵活还体现在戏价上。一些大型剧团,比如文昌戏剧团,一天唱下来要价至少在4000元以上;而一些小的剧团,比如白霓镇三溪剧团,收费就相对而言低一些。

“这样的灵活性,适应了不同

档次的市场需求。”闻斌表示,今后,剧团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稳定人才队伍,切实为演职人员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难题,督促其练好内功,同时进一步提升管理和艺术水平,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,进一步提高剧团抗击风险的能力。

特别话题

《老陈说方言》受听众欢迎

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:“听,老陈又开讲啦,这节目接地气,有意思!”连日来,每天中午12点半,市人民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《老陈说方言》广受听众好评。

据了解,咸宁方言经历了原始读音、同化读音和合成读音三个阶段。目前,三者并存。1958年2月11日《汉语拼音方案》批准颁布以前,咸宁(今咸安区)、嘉鱼、蒲圻(今赤壁市)、通城、崇阳、通山6县方言是原始读音。1958年以后,六县老师和文化人以本县原始读音为基础,结合《汉语拼音方案》,形成各县

的同化读音。1965年7月19日,国务院同意设立咸宁地区专员公署以后,一大批说普通话和武汉话的干部职工的到来,形成了普通话、武汉话、与鄂南各县方言同化读音相结合的合成读音,即温泉语。原始读音、同化读音、合成读音呈递进关系。

咸安退休干部陈大银经过多年积累,收集了7000多个方言词条,编辑整理出70万余字的《老陈说方言》,日前搬上了咸宁市人民广播电台,每天午10时半、12时半,下午4时整959频道播出,深受听众喜爱。

马鞍山文化中心落成

本报讯 通讯员毛晓光、周益民、夏宁宏报道:11月22日,咸安区马桥镇陇口村十二组锣鼓喧天,炮竹声声,群众期盼已久的马鞍山文化中心顺利落成,整个十二组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欢乐气氛中。

当天,来自咸安区相关单位、马桥镇的有关领导、热心人士,以及十二组的乡贤村民300多人欢聚一堂,共庆马鞍山文化中心落成。落成仪式后,还举办了捐赠活动,热心人士和十二组群众现场为文化中心捐款6.7万元。

马鞍山文化中心是咸安区首家

村级文化中心,由村民自发筹建。中心面积200平方米,共投入40万元资金,除十二组群众自筹和部分乡贤宗亲捐款6万元外,余下的34万元资金缺口全部由从该村走出去的区人大代表、企业家黄大丁和黄和平两人分摊。

该中心投入使用后,将为该组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活动平台,极大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,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。



二乔绣彩屏

很久很久以前的赤壁南屏山,只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。这里没有花草、没有苍松翠竹,更没有被人称誉的羞桃和解杏。

话说东汉末年,江东有两个美人,是姐妹一双,大的叫大乔,小的叫小乔,姐妹两人可算是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,都嫁了个有名的丈夫。大乔的丈夫是江东的小霸王孙策,小乔的丈夫便是东吴有名的大将军、三军都督周瑜。

大乔和小乔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各地。北方的曹操在邺城建了一座“铜雀台”扬言要踏遍江东,携二乔到铜雀台作歌女。

不久,曹操兴师南下,一路上势如破竹,攻新野、克樊城、占襄阳、过

江陵,一直打到了东吴的沙羡(即如今咸安)县境。东吴的孙权便派大将周瑜为都督,结盟刘备,溯江而上,抗曹操于陆溪水入长江处。

一天,诸葛亮对周瑜说:“都督啊!若要打败强大的曹军,可得用火攻才适合呢。”周瑜说:“是啊!我也这么想,不过用火得人划风势,现在隆冬季节多起西北风,那不烧着咱们自己的船了吗?”诸葛亮说:“只要都督答应我两件事,我便借得东南风来。”“第一件,要在秃头山上筑一台,取名‘祭风台’。第二件,我想请二位夫人于秃头山上,祭风台边绣五彩屏风一道,村夫一定借得东风来。”

呼啦啦的东南风大作,吹得营寨上空的军旗拍打直响,吹得遍地寒霜一扫而光,吹得江边的杨柳出了嫩芽,吹得桃李树上打满了花苞,二乔执扇戏蝶,周瑜升帐点兵。

突然一阵更大的狂风,将屏风上的林木花草吹得如满天繁星,飘落在秃头山上和其周围。那屏风化作一堵石墙,不让奇花异卉随风飞扬。倾刻,山上变得象二乔绣的屏风一样,青竹滴翠,嘉林森森,鲜花四时不谢,绿草长年如茵。秃头山这个丑名字如同曹操的八十万大军一样,被诸葛亮借来的东风荡尽,人们亲切的把它叫作南屏山。今天,当你登上南屏山,去观赏漫山的碧桃杏,你会发现,它多么象江东的二乔一样美貌多姿。(佚名)



全民阅读

新书推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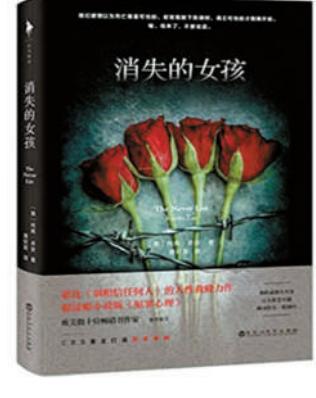
《我的盖世英熊》
作者:鲍鲸鲸

推介理由:《失恋33天》以及《等风来》作者鲍鲸鲸全新力作,同名电影正在筹备中。全文语言幽默而接地气,金句频出。塑造了颠覆传统的“栗子女”形象——即经济独立、言语刻薄而内心柔软的新型女性。当“栗子女”遇见北漂的“宅瘫男”,两人的爱情看似不可能发生,却展开得又合情合理,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。



《消失的女孩》
作者:柯熙·卓安(美)

推介理由:一本翻开首页,就非弄清结局不可的小说。精巧的布局、洞彻的人类心理以及对人物的精辟刻画,让小说更上层楼,使多数作家无法望其项背。小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曲折而感人至深,让人欲罢不能,触动你每一根神经,足够与扣人心弦的小说《消失的爱人》分庭抗礼。关掉你的电话和门铃吧,因为接下来你不会被打扰。



经典重温

读书不仅养心还养颜

○ 周国平

经常有人说一句话,大家重复特别多的一句话,叫做阅读改变人生。阅读究竟改变人生的什么?在我看来,主要不是改变人生的外在境况,而是改变人生的境界人生的格调,哪怕你在世界中的生活并没有改变,但是意义不一样了,因为你的素质不一样了。

我自己感觉,读书不但能让人内心丰富,而且能让人心静。我觉得读书是特别大的享受,甚至比写作还享受,我说过写作是一种支出,把自己的储蓄往外掏,而阅读是纯粹的收入,是在增加自己的储蓄,让人感到很充实。你内心充实,这颗心自然会安静。名利当然也是好东西,但只是次好的东西。如果你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东西,同时你的物质生活还过得去的话,你对那个次好的东西当然就不会太在乎了。

我还感到,阅读不但能让我有一个好的心境,能够养心,而且能够养生。一个人生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心态不好,忧虑、苦闷、焦躁,纠结,这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。包括癌症、癌症病人患病之前往往有一段心情忧虑的时期。所以,心态

好是最重要的养生。长寿这个东西,你自己是支配不了的,我相信每个人的基本寿命是注定的,这样你就不要太在乎了,你太在乎的话,心里纠结,反而会不健康,会缩短。多读点书吧,从读书中获得快乐,调整心态,或许可以尽你之可能长寿。你看大学者中寿星相当多,就是这个道理。

阅读能养心,能养生,我还要加上能养颜。一个人读不读书,你从他的面部就能看出。一个人美不美不只是外在的东西,他有个气质,读不读书气质就是不一样,从表情、神态、风度都会显示出来的。许多老学者老得非常美,让你惊叹人老了还可以这样光彩照人。

我还要加上一条:阅读可以惠及子女。作为一名家长,如果你通过阅读拥有活潑的智力生活和丰富的心灵生活,一定会给子女非常好的影响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父母是最主要的环境,父母的素质形成了家庭里的一种精神氛围。父母爱读书,孩子会受到直接的熏陶。父母不读书,要让孩子爱读书,实在太难。

生又何欢,死又何哀

——《红与黑》读后感

记者 李婧

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去世时还不到60岁,在文学上起步很晚,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。然而,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:数部长篇,数十个短篇或故事,数百万字的文论、随笔和散文、游记。其长篇小说代表作《红与黑》,传世一百多年,魅力分毫未减。故事大致如下:

于连,一个木匠的儿子,年轻英俊,精明能干,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上流社会。凭着聪明才智,他与市长夫人有了一段温情,事情败露后被迫离开,进了神学院。经神学院院长举荐,到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人物拉莫尔侯爵当私人秘书,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。与此同时,于连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。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,市长夫人被迫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,使他的飞黄腾达毁于一旦。气急之下,他开枪击伤市长夫人,被判死刑,上了断头台……

年少时读《红与黑》,一直以为是爱情小说。如今再看,这就是一本“政治小说”,于连可谓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“始祖”。

无论是市长夫人,还是侯爵女儿,都只是于连跻身上流社会的一块垫脚石。在原本以为的两段爱情故事中,两个当事人之间,根本没有擦出来自灵魂深处的电光火花,可爱情明明是双方相互的一种



浓烈情感——对浅薄如我的读者来说,获知“真相”之后的失落心情可想而知。

不过,作为文学作品,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,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,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,并开创了后世“意识流小说”、“心理小说”的先河,被誉为“灵魂的哲学诗”,其文学魅力自是无需多言。

在小说的结尾处,于连忠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,誓把对人生的挑战坚持到底,他拒绝辩护上诉,主动赴死。这,我是能理解的:对于一个把政治理想当成一切的人来说,当光荣与梦想已经幻灭,生又何欢,死又何哀?